



从治疗的观点看《周易》

——以《周易》所涵的哲学治疗可能性为中心

韩国岭南大学哲学系 郑炳硕

虽然过去也有很多研究者对“哲学谘商”或“哲学治疗”感兴趣而开始研究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把“哲学治疗”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从学术上对它加以研究的情况并不多见。哲学治疗的第一步首先应是对人的理解和诠释。这种治疗的关键绝不是依靠外部介入的某种药物或疗法的方式,而是对接受治疗者所处状况的本质给予主体的、能动的理解,同时使其把握自身的本质。这种诠释活动就是哲学治疗。^① 这种治疗活动不仅能够帮助接受治疗者解决现在的难题,而且还可以帮助通过同样的方式解决以后出现的类似问题。

本文将通过作为儒家最早经典之一的《周易》来探讨哲学治疗的功能以及含意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周易》作为形成多种诠释方式的经典能否具有哲学治疗功能以及思维视域的问题是一个值得充分探讨的主题。

一、哲学治疗与自疗

一般来说,疾病主要分为肉体和精神两种类型。肉体的疾病主要是指诸如喉头炎、头痛或者癌症等身体症状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疾病;精神的疾病则是指属于精神神经类的忧郁症、偏执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然而,疾病并不都是因肉体或精神而引起。除了肉体和精神的原因之外,病人所持的价值观、个性和世界观等非常私人的因素也会导致疾病的产

生。如果说患病的原因与病人的个性、价值观和伦理等相关的话,去找精神科医生,按照精神病来诊断并服用药物的话,对疾病治疗将没有任何帮助。通过药物等自然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治疗此类疾病。如此看来,人类所患的疾病不能简单地只划分为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为了治疗与病人的私人价值观或世界观相关的疾病,需要除了自然科学类的医学或者神经科学维度之外的哲学治疗。即不是按照说明方式的自然科学态度,而是依据理解方式的人文学态度。^② 根据这种观点,人类所患的除了“肉体的疾病”、“精神的疾病”之外,还可以有“哲学的疾病”之分。^③

通过哲学来治疗痛苦的哲学治疗,不像心理治疗或精神科治疗那样侧重于把所有人“疾病化”,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为了正常人的治疗法上。简而言之,哲学治疗或哲学谘商与其说是技术,倒不如说是从对人的理解开始的。^④ 一般来说,治疗(therapy)是一种使存有状态由不好转变为好,由病态转变为健康的照料。治疗只应当用于先前的存有状态为恶的状态,治疗的效果是接受治疗者离开先前的存有状态,而进入接受治疗者想象为好的状态,或恢复至原来先前非恶的状态,以先前为善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健康。^⑤ 哲学治疗关注的最重要核心在于,首先在“理解自己所处状况的本质”之后,“省察自己”,

① 从根本上说,类似忧郁症、恐怖症、强迫症、不安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精神科的疾病不属于哲学之病的范畴。但是,在治疗神经精神科的疾病时,可以适用治疗哲学之病的方法,反过来也可以成立。实际上,哲学之病和精神之病存在很难严格区分的情况是事实。金荣珍:《对哲学之病的诊断和处方——临床哲学》,首尔:哲学与现实社,2004年,第37页。

② 为了克服传统的精神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自然主义接近方式的限度,多样的人文学对策被揭示出来例如,音乐治疗、电影治疗、美术治疗、哲学治疗和舞蹈治疗等。

③ 金荣珍:《对哲学之病的诊断和处方——临床哲学》,第11页。

④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9年,第34-36页。

⑤ 参阅彭文林,《苏格拉底式的治疗与尼采式的治疗》,载《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中坵: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1997年,第101-102页。



“自己能够找到答案”。换句话说,哲学治疗的核心是使接受治疗者能在哲学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就像每当需要的时候,能够从自己内部自然地拿出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治疗不是某种外部力量的介入,而是使其自己内部蕴藏的力量能够被运用。这就是所谓的自疗或自我治疗。所谓自疗或自我治疗是指接受治疗者认为自己处于不健康的存有状态,或者从事治疗者判定接受治疗者处于不健康的存有状态,因而共同从事治疗行为;或者,接受治疗者与从事治疗者可为同一人,这可以称为自我治疗。^①即这里所说的“自疗”意味着“像镜子一样照射人内心的作用”或“找出内心的答案”^②进行自我治疗。

通过自己反省的考察方式自己治疗自己、重建自我的过程,不是要求立足于说明方式的自然科学态度,而是要求立足于诠释学理解方式的人文学态度。这意味着不是通过医生的药物治疗,而是通过自己的反省把握疾病的原因所在,并找出相应的治疗法。从这个角度上说,相当于医生的哲学家或相当于医书的哲学书籍的职能绝不是单方面的指示或介入疗法,而只是起到引领或引导(Orientative)的作用而已。所谓“引导治疗”是指通过没有被对象化的治疗,更强调主体参与的一种自疗方法。在引导接受治疗者找出多种形式疗法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接受治疗者自己的自觉和意志。因此,在哲学治疗的几个阶段里,最首要的是确立接受治疗者自己的自觉和意志,然后从方法上首先诊断疾病的原因或根源所在,之后根据症状从哲学经典里找出适合的处方进行治疗。如果从哲学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周易》是比其他经典都更具有哲学治疗可能性的古典。通常《周易》被西方语言翻译成“变化的书(Book of Changes)”,其原因在于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中,生存于其中的我自己也处在变化中。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期待处于不变的状态是非常难的。因此,为了适应各自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情况,需要理解变化的本性和为适应变化而做出努力。在这里,比对外部变化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对自己

的省察。这就是所谓通过对自己的省察重建自己。《周易》正是起到了通过这种自我省察达到重建自己的作用。由此可见,《周易》可以被非常有效地运用于哲学治疗。

德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学者荣格(C. G. Jung, 1875-1961)早在理查德·尉礼贤(Richard Wilhelm)《周易》德文翻译版的序言里,就对《周易》所具有的“谘商”、“治疗”等观点有所涉及。这大概是对《周易》具有的哲学治疗或哲学谘商可能性的最早的正式论述。到了现代,更正式地分析《周易》所具有的哲学治疗作用观点的书是马瑞诺夫(Lou Marinoff)所写的“Plato not Prozac”。在该书里,马瑞诺夫多次以《周易》为例说明哲学治疗的问题,甚至以“通过《周易》谘商”^③为题添加了附录。

二、《周易》的诠释空间

对经典的现代诠释意味着不是单纯地止于诠释原义,而是给旧文本注入新意义的过程。这是从其他角度或视域对旧文本具有的诠释空间进行扩展的过程,而绝不意味着与旧文本无任何连接性的任意主张。换句话说,意味着要以现在的状况与传统的旧文本合一与连接为前提。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周易》的诠释可能性和空间是无限的。

众所周知,对于《周易》是通过卦爻象的符号系统和与此相关的卦爻辞传达意义的特殊形式,理解起来是不容易的。易象的这种与其他经典明显区别的特殊形式导致了后代多样化的诠释方式。在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使作为占筮记录的《易经》发展为具有一定深度和高层次的哲学体系的书籍,或者说《周易》的何种因素使哲学性《易传》的出现成为可能的问题。此问题不是单纯地就作为占筮记录的《易经》里具有一定深度和高层次哲学体系的《易传》出现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想说明《易经》如何变身或被创造性地诠释为《易传》,而且还想说明后代的易学史或哲学史能够对《易经》进行多样的哲学和文化诠释的内在原因或本质根据是什么的问题。从这样的问题意识来看,使占卦的《周易》可以具有深奥的哲

① 参阅彭文林,《苏格拉底式的治疗与尼采式的治疗》,载《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第101-102页。

②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 第100页。

③ 马瑞诺夫在“*Plato not Prozac*”第五个附录中,用4页篇幅收录了标题为“*Consulting the I Ching*”的内容。



学体系和使多样的文化诠释成为可能的内在原因或本质根据,就可以从以**象征符号系统为基础的象思维和取象的哲学诠释里找到答案。**

《周易》与其他书相区别的最明显特征也可以从运用“--”和“—”的384爻和64卦组成的卦爻象符号系统和依附在卦爻下面的卦爻辞,以及初、上、九和六等构成的爻题等独特的象征符号系统的结合方式中找到答案。这种象征符号系统对没有《周易》相关基础知识的普通人来讲可谓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普通人很难理解的以卦爻象符号为中心的**象征系统,造成了《周易》是只有具备特殊能力的人才有可能理解的、既难解又神秘的书的错误印象。**在此,象征系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不争的事实。为理解《周易》经典所讲的内容和所具有的性质,对以这种卦爻符号为基础的象思维和认识系统的理解是必需的。这种象征系统就是《周易》的文本与核心。没有这种对文本的彻底理解,哲学诠释或任何诠释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作为文本的卦爻系统象征功能的话,就不会给后代留下**创造性的、哲学的和文化的诠释空间。**由此还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属于古代占筮内容的《易经》部分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而仍然能够在创造性的诠释上扮演着源泉或材料的角色而坚强地保存的事实。

因为《周易》被长久地作为占卦书而使用,所以**完全脱离对占筮过程的认识而探讨《周易》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周易》象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是根据筮占的特殊占法的缘故。在这里,不是单纯地根据人类神秘的直觉,而是根据通过数学的配列和规则来诠释的特殊占法。《周易》占法的基本体系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或超越存在的启示,而是经过理性的人为加工和整理之后出现的,与利用龟甲的卜辞具有明显的差异。对此,余敦康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周易》筮辞也和卜筮不同,它不是单纯为史料保存的占卜记录,而是为后来的占筮提供参考和推论的依据。因此,它在认识过程中积极地发挥作用,有着从已知推出未知的创造性的功能。……筮辞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中介和前提,卜筮只不过是原有的思维模式的简单的重复。它们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①即卜

辞只是止于单纯地记录神灵启示或史料保存的层面上,而不是发挥某种创造性的功能或作用。与卜辞不同的是,《周易》的筮辞把这些片段的记录**以辞典方式进行了编纂整理。**这就是64卦形式体系。通过这种人为的编纂,《周易》的象征系统不再止于单纯地只依据神灵启示而问占的阶段,而是通过运用卦爻象体现的关系和象征,在哲学和文化层面上可以进行**主体性的、创造性的诠释作用。**

现在的通行本《周易》决不再适合于占卦。在**相当部分的功能上,占的层面褪色,更强调道德修身或悟认的形而上学内容的部分。**即使《周易》里仍然保留着占的形式,但已经不再发挥占的主动功能或作用,而是转换为一种具有自觉的、修身的、自我反省的人文主义性质的书。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从学术层面或现实立场上研究《周易》的发生起源和其哲学诠释方式的进化问题。

三、作为治疗语言的《周易》象征系统

《周易》象征系统所具有的意义传达体系与其他书是明显不同的。**《周易》绝不是以传递某种客观的知识或信息为目的。**如果《周易》像其他一般书籍一样,以传递固定的客观知识或信息为焦点的话,就不会出现所谓“百人百易”的说法了。由于所持观点或角度的不同,《周易》的性质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为《周易》所具有的独特的象征语言系统里可以放入任意内容或事件的缘故。**^②作为《周易》文本的卦爻象可以说是不管什么内容或事件都可以放入的**普遍模型或变项(variable)。**虽然《周易》的64卦和384爻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不过由于概括了天地万物的所有道理,因此可以说是普遍的模式。另外,卦爻辞所说的象征语言也可以代替所有事态和事件而进行引申。因此,《系辞传》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所有卦不只是代表固定的某种内容或事态,而是代表一类。具有某种类功能属性的事物都可以放入与之相应的卦之中。例如,如果说乾卦表现健属性,坤卦表现顺属性的话,那么由于马的性格是刚健,牛的性格是顺,所以可以把马放入乾卦,把牛放入坤卦。在《易传》里,不仅是马,而且天道、夫道、君道都具有刚健的性质,所以都可以代表乾卦,而地、妻、臣则都可以

① 余敦康:《从易经到易传》,载《中国哲学论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387页。

② 这里所说的象征语言系统是指《周易》的卦爻和卦爻辞。



代表坤卦。因此,《系辞传》里“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的意思是,尽管卦名、卦辞和爻辞是具体的指称,但由于它们作为普遍模型具有类比功能,所以可以充分引申为具有多种多样同类属性的事物或事态。正由于卦爻象具有概括性的形式,所以不特指某种固定的事物或事态。因此,《系辞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理应发挥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作用。

尽管《周易》的64卦和384爻概括了天地万物所有的道理而被称为普遍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概括所有的法则或原理(例如,科学技术或社会科学的客观法则或原理),并提供解决现实所有问题的法则或信息。《周易》的象征语言所具有的最有意义的功能在于,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的人生问题或困难的人文主义诠释。把《周易》看成是包含着顺利解决所有问题的原理一样的万事亨通神书的观点,不仅忽视了《周易》象征世界里独特的传达意义方式所具有的真正价值,而且不了解《周易》不断进化发展和诠释的历史。当然,与《周易》产生有密切关系的龟卜试图通过龟甲体现的兆象得到对有疑问的事或不可知未来的信息和预言,这是事实。不过,如果到了占筮阶段的话,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从鬼谋转换为人谋是指,《周易》越到后代,从信息传达或预言的功能转化到帮助和指导占卦者的主体悟认功能就越得到强化。因此,如果没有读《周易》者的主体介入或诠释的话,《周易》的象征系统就不具有其他意义,而只是留下占卜记录而已。在这里,《周易》的作者绝不能仗仗权威而单方面地进行指导。换句话说,《周易》意义体系的权威从作易者之手转到了读易者的诠释。这并不是说《周易》经典本身干脆就不具有权威或者不具备指导读者的某种哲学内容或结构,而应看成是《周易》的意义传达方式特殊性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观点上,《周易》作为在现代也有用的、具有意味深长价值的、更有权威的经典,反而应该被重新阐释和评价。

《周易》象征语言的意义传达方式绝不是直接

的,而是间接的。这里所谓间接的,是指作者不是直接传达意义,而是为了使读者能够通过自己主体的唤起和引发来掌握意义而进行怂恿或引导。一般情况下,说某件事的时候,有三种句法。即“以言成事,有三种句法:履行句法(per-formative discourse)里,‘说’即‘做’,这是奥斯丁(John Austin)所发现的;如法律的契约之‘言’,即是契约之‘行’。命令句法(prescriptive discourse)里,直接的命令明示具体的步骤,使听者依令履行;在此,‘说’即‘操纵使人做’。在唤起的句法(evocative discourse)里,‘说’即‘怂恿使行’。危言是以暗讽反语而使行的唤起词法,这是摩洛哥地(Merleau-Ponty)的所谓‘间接言语’(indirect language),也是喀开克(Kierkegaard)的所谓‘间接传达’(indirect communication)。”^①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唤起的句法”是在说明庄子的危言里出现的。特别是在唤起的意义传达方式层面上,《庄子》的危言和《周易》的象征语言具有类似共同点,这正是指中心在于读者自省自得的间接传达上。在意义唤起的间接传达过程中,没有著者权威在指导,所以读者可以随己所欲去探究体察,自省自得,这就是间接传达的本旨了。^②《周易》象征语言所着重的不在于传递客观知识,而在于读者本身的变化及创造性的思维。此种《周易》的象征,与其说语言表达(expressive)的作用,倒不如说唤起或引发(evocative)的作用更强。

《周易》的发生起源同样也不能离开占的问题而思考。《周易》的占所具有的意义大致是具有治疗的性质。所谓占卦的设问是指对设问者自己的疑心提供基础性的帮助或资料。因此,在占的行为方面,重要的是设问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反省。就像《左传》“卜以决疑,不疑何卜?”^③和《荀子》“善为易者不占”^④所说的一样,不是所有的都依赖于占卦。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况,或无论谁都无法做出决断的情况,或该决断除了自身之外,其他无论是谁都没有责任的情况,问占就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忠言或参考资料的作用。不管选择《周易》里出现的哪个卦,设问者有意识地留心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发现

① 吴光明:《庄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第77页。

② 吴光明:《庄子》,第78页。

③ 《左传·桓公11年》

④ 《荀子·大略》,“善为易者不占”。



益的忠言或参考资料。通过被看做《周易》文本的卦爻象和卦爻辞所提供的忠言或参考资料回顾自身,可以发现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已经蕴藏在自身的潜意识里,只是通过文本使之具体化而已。可以说,《周易》就像镜子一样照射自身的内心深处,蕴藏于内心的智慧与你的智慧相互产生共鸣。^①

对根据卦爻象与辞来解释的人来说,存在无限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固定的或已经被决定的解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人们对相同的卦爻象和辞只能具有各自不同的诠释。这是由于此处解释卦爻的主体所具有的个别情况或意志等实际条件被强烈地反映和介入的缘故。这种解释的自由开放性表明,虽然《周易》起源于占卜,但绝不是只具有讲述人类宿命论观点的占书性质的书。相反,这本书讲述的是好好观察自身所处的状况,在其中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绝不是宿命论的立场,而是强调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立命”观点。对此,王夫之称为“圣人作易,俾学圣者引伸尽致,以为修己治人之龟鉴,非徒为筮者示吉凶,亦可见矣”。^②《周易》所要讲的,与其说是人类被束缚的命运,还不如说是如何使人类能够主体性地发挥“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本质”、“使自己省察自己”、“使自己能够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作用。马瑞诺夫在《Plato not Prozac》里用“像镜子一样照射人类内心作用的反省的书”和“《周易》只是帮助你找出内心的答案而已”来说明《周易》的这种性质。^③可以说,他的这种提法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周易》具有的治疗性质。

在《周易》所含的功能中,非常显著的特征是通过64卦给我们提供在生活中反观自己的忠言或冥想资料。这绝不是说某一个卦直接指示具体的某种行动,而只是指把该卦所说的内容作为参考资料,通过反省的类比过程,“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本质”、“使自己省察自己”、“使自己能够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等一系列阶段。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

以在《周易》的象征语言中发现具有相当于哲学治疗涵义的很多资料。

四、作为合理恐惧的忧患和治疗

由于把《周易》看成是“忧患之书”,所以对《周易》里出现的人的形象也有用“忧患的存有”来表达的。忧患或忧患意识^④源于《周易·系辞传》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更具体的论述是在《系辞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由于《周易》是《周易》作者在患难中所写,故其言辞里隐含着危机,也因为能处于危难之中,戒慎恐惧,才能够化险为夷。即强调从头到尾始终要具有危机意识和恐惧意识。“其要无咎”讲的是学习《周易》的目的在于“无咎”。“无咎”是指使问题向好的方向转换,包含所谓治疗的涵义。

《周易》卦爻辞里出现的人们大部分被表现为每时每刻都对所处的困境和痛苦感到苦恼和恐惧。这里所说的“所处的困境和痛苦”正是担心和苦恼的对象“患”。忧患意识显示出来的根本目的是阐明忧患的内容,把危机转化为机遇。即对面临的危机内容,通过全面探讨和反省加以克服,强调把它转换为机遇的功能,这正是忧患意识的终极精神。产生忧患的原因在于,只有作为对象的“患”存在,才会有“忧”。作为忧患的“患”正是指“困境”或“痛苦”等所谓危机状况。忧患出现于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痛苦或警觉危机之中。通过占设问的人大部分试图在被日常安全和现实世界疏远的不安和疑惑中寻求帮助。因此,如果猛然想起把《周易》看成“忧患之书”的话,也许会认为是记录病痛和痛苦的书。此种观点完全忽略了一本《周易》在掌握病痛和痛苦的问题根源而加以治疗方面的成功可能性。这种误解可以说都是从错会忧患概念的真意而引起的。

忧患绝不是指抛弃自己可以做的所有事,害怕命运决定的那种自暴自弃的自我否定的精神状态或

①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 第301页。

② 王夫之:《船山易学》,《周易内传》卷六,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

③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 第100页。

④ 忧患意识是徐复观在《周初宗中人文精神的跃动》(载《民主论评》11卷21期,1960年11月,香港)里首次提出的概念。后来牟宗三先生亦指出,从这个概念里引出了中国哲学重视道德性的倾向。本文所讨论的忧患是以上述两人的立场为依据的。



心情,而是指重建自我的、彻底的自我肯定态度。从自我肯定出发,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克服困难和痛苦的能动的、积极的态度。即不是指逃避自己的责任或把自己的决定权托付给外在的神,而是指自己反省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主体责任意识,这正是忧患的本质。对这种纠正自己责任的恐惧正是忧患。目前在学术界,虽然大部分学者一般从道德层面上关注忧患意识并进行诠释,但是在哲学治疗的观点上也充分具有讨论的可能性。忧患是指对现在的痛苦和困难试图自己治疗和解决,绝不是指像杞人忧天或强迫症那样“非合理的恐惧”。可以说,作为对困难和危险情况所持的自觉反应,是类似于人类主体的、能动的临事而惧防御机制的一种合理的恐惧(rationalfear)。^①《周易》里所说的忧患是指把握自己担心和痛苦的问题,自己治疗和解决的一种自觉反应或自疗态度。这种《周易》的忧患态度引发的是培养自我管理能力,这与包括哲学谘商在内的哲学治疗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脉相通的。特别是作为忧患意识具有的自觉反应,人之主体的、能动的临事而惧态度可以广泛应用于治疗现代人痛苦地遭受恐惧的又一种形态的不安、焦虑或忧郁症等。

类似不安、焦虑或忧郁症的现象显示了自然主义接近方式的限度。从诠释学的观点上看,不安是人类的构成属性。如果把不安看成不良的病理现象,或者总是把严重的不安看成疾病症状,则是相当大的失误。不安本身根本不是疾病的症状。在海德格尔看来,不安是“了解自己的特权”。当然也不能说,“不安”完全不是疾病的症状。但是由于精神科医生只是在经验主义观点上理解不安,这体现了对人类理解的狭隘观点。他们忽视了诸如不安、绝望和忧郁症一样的基本感情对人格实现的重要性。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对因无法说明的不安而遭受痛苦的患者仅仅接受医生的治疗是不够的。他们应该

能够通过自我反省把握问题。如果他回避自己的人生问题或拒绝理解的新视域,而用抗不安剂(例如,Prozac之类的药)等药物来减轻自己的不安,或者进行其他选择的话,就会造成他决定过一种不现实的生活,对存在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情况。^②今天大部分人接受对人的自然主义概念的结果是,抗不安剂和抗忧郁剂成了全世界重要的商品。由于这些药物根据最精湛的科学原理已经得到验证,所以医生向患者开这类处方。不安和忧郁就像牙痛或关节炎一样,被认为是不良的疾病症状。尽可能消除这种不适的疾病症状成为医生的义务。如果是能够认真接受诠释学观点的人的话,我们就应该强烈反对这种文化风气。如前所述,诠释学者把不安和忧郁看成是人的基本构成要素。他们认为包括药物治疗和行为治疗的医学治疗侵犯了患者的人格。

众所周知,哲学谘商或哲学治疗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多数意见是,哲学治疗师反而是被动的指导者,可以帮助当事人(不是指病人,而是指counselee或client)苏格拉底式地认识自己,或更明确理解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把握自己的生活做出有责任感决定。这是存在主义者式的接近方法,使当事人成为能动的,哲学治疗师成为被动的。^③在这点上,《周易》的象征语言具有的忧患记录绝不是强迫人,而是引发当事人发挥自己潜在的、还未被开放的能力,实现重建自我的作用。这里忧患具有的最大功能能起到重新确认当事人具有的潜在能力,并由此重建自我的作用。因此,《周易》的象征语言在当事人重建自我方面,不能行使指挥全局的任何权力,只具有媒介或桥梁的作用而已。这里治疗只是指自己的人生观或价值观的转化过程(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而已。^④

五、《周易》象征系统所涵的治疗意义和自我重建
作为诊断和治疗工具的《周易》智慧,体现在卦

① 关于合理的恐惧问题,请参考 Henrik wulff? Stig Pedersen? Raben Rosenberg 著, *Philosophy of Medicine*, 李镐荣? 李宗灿译,《医学哲学》,首尔:Arche,1999年,第168页。

② Henrik wulff? Stig Pedersen? Raben Rosenberg 著, *Philosophy of Medicine*, 李镐荣? 李宗灿译,《医学哲学》,第177页。

③ Jess Fleming,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nd the I 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waii, Volume 23, September 1996, 第300-301页。

④ Chung - Ying Cheng, *From Self - Cultivation to Philosophical Counsell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waii, Volume 23, September 1996, 第254页。



爻间的相互关联或卦爻辞里。在《周易》里，两个重点在于“时间”和“变化”上。我们在《周易》的哲学治疗观点方面必须强调这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其理由在于，《周易》总是告诫要根据适当的时机行动，为了调和的重要性，还经常告诫要创造性地创造变化。^①这种时间和变化的观点被如实地反映在作为《周易》基本构成体系的卦爻里。卦爻的构成自身或相当于《周易》发生起源的占法，即大衍筮法的形成都是由于观察根据天地、日月或四季等的时间而变化的现象，予以效法并反映到卦爻的缘故。《周易》的卦爻体系可以看做是模仿或反映变化的现象世界。实际上，在《易传》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通过观察现象世界来作易的观点。《系辞传》里“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现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说的正是此点。《系辞传》的这种论述可以理解为，观察天地、日月或四时等现象，效法它们，使之再现(duplicate)或反映于卦爻中。即意味着天地之间的所有变化在卦爻和卦爻辞里如实地得到再现。^②《周易》作为世界结构的反映体，64卦和384爻的展开过程象征着宇宙的生成变化，反映了自然的变化原理。对于选择哪个方向感到困惑和不确定的当事人，通过《周易》进行治疗的所有治疗师(哲学家)应该明确地指出认识时间和适应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变化的本性与创造性的重要性。追随卦爻象与辞所象征的时间和变化时，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哲学治疗最重要核心的自己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最重要治疗手段。当事人通过卦爻的相互关系和卦爻辞体现的别人所持的问题和经历的历程，向自己提出问题。只有能向自己提出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能把别人的问题自己化时，才有可能解决自己所持的问题。这种治疗功能的核心是自己治疗，即自疗。《周易》读者掌握的现实是，即使在瞬间发生的情况里，读者的主观性，即心理的多种条件也已经存在于其中。实际上，不管选择《周易》的任何卦，当事人都会从中发现与自己问题相关的情况而

把它自己化。这就是《周易》象所具有的特征。虽然由于《周易》明显地是从象出发的，故称“易者，象也”，但“观物取象”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于“立象以尽意”，即通过象求意。象只是担任一种媒介或桥梁的角色。其意在于《周易》的读者或当事人如何诠释，而不在于作易者单方面的提示。在这点上，通过《周易》象的思维世界具有提出问题的特殊功能。通过象的思维世界可以使读者自己能够反观自己，向自己提出根本性的问题。这是由于只有能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的缘故。

理查德·尉礼贤在翻译的《周易》序文中提到了荣格对《周易》占的几个重要观点。在这里，他通过占卦的行为来说明使设问者自己能够对卦辞和爻辞做出诠释绝不是非理性的或神秘性的。^③占的行为不是预测未来或说明注定的命运，而是扮演自己能够反观自己、自己找出答案的必要资料的角色。把卦爻象或辞包含的意义与自己所处的状况相联系，自己找出对自己必要的指导或忠告而把它自己化，这正是《周易》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占所起的作用或影响具有突出的治疗功能。这种治疗功能的核心在于自己治疗或自疗。这种《周易》读者掌握的现实指的是，读者主观的即心理的诸多条件已经给予于瞬间发生的情况里。在这里，通过《周易》占的治疗可以成为一种有效方法。

《周易》的各个卦爻和卦爻辞里，包含能够给设问者充分忠言的多样内容和德目。朱子在《五赞》里说，“读易之法，先正其心，肃容端席，有翼其临，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辞，为我仪则”。在《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里，包含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和效法的内容。在这些内容里，包含有能够消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痛苦和困难的智慧。当然，这里需要关注的不是现在的状态，而是变化到下一个阶段的转化可能性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它看成固定的或静的状态是很困难的。应该注意的事实是，这种转化可能性不是单纯地仅凭外部要素就能被决

① Jess Fleming,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nd the I Ching*, 第302页。

② Willard J. Peterson, *Making Connections: Commentary on the Attached Verbaliz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umber1 1982.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U. S. A., 第85、91页。

③ 请参考 Richard Wilhelm,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的 C. G. Jung 的 Foreword.



定,而是需要更多地介入自己的主观意志。因此,通过《周易》的占辞产生的64卦的卦爻辞能够提供“理解自己所处的情况”、“对自己的反省”、“自己寻找答案”等线索。换句话说,不管384爻中的哪个爻出现,都可以充分发现其中有使自己能自观的有益信息资料。

《周易》所说的“自观”不只是停止于对自身单纯的“观察”或被动的“反省”。“自观”是指使自己能够反观自己的自我反省和“实存的自我诠释”。下面将通过观卦六三爻辞里的“观我生”问题来考察这种立场。观卦六三爻辞是“观我生,进退”。朱子把“自观”与履卦上九爻辞“视履考祥,其善元吉”相联系,在《朱子语类》里用“观我是自观,如视履考祥底语势”^①进行了说明。“祥”是指表现吉凶祸福的征候,“考”是指冷静地对吉凶祸福的征兆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旋”是指“转”、“回顾”。上九作为履卦最后的爻说明回顾过去的历程,不忘记根本,反省和检讨是否重新返回初始健全的正常状态。初始是指履卦初九所说的“素履”。所谓“素履”是指作为初始的基础或根本,回顾这种状态并加以恢复,正是一种健全的、完整的、有意义生活的恢复。如果能不丧失这种正常的基础并坚持到最后的话,当然是大吉。“所谓治疗本应是一个返回健全生活之道的历程。一个健全生活?健全生活是一种既均衡而且富于创造的身心状态。”^②“一个健全生活是一种完整的、有意义的生活。”^③“返回健全生活之道”是指使设问者或当事人自身通过高水准的自我治疗,重新建立自身的一种自我重建。所谓自我重建绝不是指哲学治疗师的主体性指挥或操纵当事人的主体性,而是指当事人自己意识到健全的正常状态而发生转化。这里必要的就是互为主体的日常讨论。互

为主体的日常讨论,是要使双方都能在一个平台上共同讨论,哲学谘商师(哲学治疗师)尽量不要影响对方的判断使其失去自我。^④所谓当事人主体唤起的转化就成为必要。下面将以“随卦”为例进行分析。

随卦是指自己看了别的之后,随从之后得到非常好的结果的情况。但是这种随从需要有条件和原则,那就是只有以“贞”为前提进行主体判断,才能非常亨通而没有缺点。朱子在《周易本义》里说,“然必利于贞,乃得无咎,若所随不贞,则虽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贞”是指只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才能有利用而“无咎”,如果沿着错误的方向转变自己观点的话,乍一看好像产生了好的结果,但很难摆脱“有咎”。^⑤换句话说,在哲学治疗中,若当事人在与治疗师不平等的关系里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并单方面随之变化,则这种变化将不只是暂时性的,而是迟早还会重新陷入恶化状态。在随卦的初九里说,“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把“官”解释为“人心所谓之官”,说的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或信念。把王弼的《周易注》翻译成英文的Richard John Lynn 还曾把“官”翻译为自我调整能力(self-control)。^⑥程伊川在《伊川易传》里提到“官,主守也”,这里所说的“官”可以看做是指自己所坚持的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现在所说的“官有渝”是指自己坚持的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发生变化的情况。“渝”含有“变化”的意义。“贞”是指正确的方向。“门”象征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与普遍性的价值观或世界观的界限。“出门”可以看做是象征抛弃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而进入普遍性的价值观或世界观领域的治疗。依此类推,“出门交有功”就可以解释为,当与其他人一起共有普遍

①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十七。

② 沈清松:《复全之道—意义建构、社会互动与生命实践》,载《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中坜: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1997,第1页。

③ 沈清松:《复全之道—意义建构、社会互动与生命实践》,第16页。

④ 参阅黎建球:《哲学谘商的三项基本原则》,载《哲学与文化》,台北: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428号,2010年1月,第3页。

⑤ 这里所说的“咎”也是一种病。实际上,《尔雅》里把“咎”说成“病”。当然这种“病”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倒不如说意味着“缺点”或“瑕疵”。“无咎”是指病情好转而不再恶化。

⑥ Richard John Lyn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4年,第243页。



性的价值观或世界观时,才能取得十分满意的治疗效果。这里重要的事实是,与只是自己痛苦的腹痛或牙痛不同的是,有必要进行哲学治疗的人由于给自己的家属或社会带来坏的影响,并使他们陷入痛苦,所以显得更为严重。^①在对这类人的治疗中,哲学谘商或治疗比某种药物治疗会更有效。这是由于为了治疗这类患者,改变其错误的价值观、信念或习惯是有效的缘故。因为只有当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信念或习惯发生了改变,才不会产生更大的错误。

六、结束语

重建自我是指重新回顾过去生活中的自己行为,向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根本性疑问的反省的、创造性的活动。这是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重生”的现实的、具体活动。《周易》非常恰当地描写了作为“忧患的存在”,即“缺乏的存在”的人在现实中不可能不具有的自己错误或对未来感到不安、痛苦或忧

患的面貌。不仅如此,《周易》还很好地体现了人类是能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面貌、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加以改正的存在的事实。认识到这点并通过蕴藏于内心的答案开始的重建自我,通过反观和生生的意义,使真正自我的重建或更新成为可能。《周易》是非常优秀的哲学治疗师。它能够使提问的设问者或当事人认识到自己的面貌,并不断改正自己和自己的问题。哲学治疗师不是以特殊的专门知识,而是以任何人都具有的一般性能力为基础,帮助设问者或当事人自己探求以获得答案。《周易》不是给人们答案,而只是给人们提供必要的指导而已。即《周易》是使自己忘记回顾自己、或者忽视这种自我反省方法的人恢复使用此方法的指导书。在这一点上,《周易》具有的基本性质可以说是引导和唤起。

^① 与肉体之病或精神科之病主要是患者自身直接遭受痛苦不同的是,哲学之病主要是指给别人带来痛苦和困难的病。这可以说是哲学之病与其他类型病的不同点。